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十三回 據成案秉公量地 申國法持正抑豪強

大約居官的，上沐國恩，下關民瘼，固當奉職無私，守正不阿，獨行一己之是，不肯杜道以從，才是居官的本分。然必行權合經，暫仙已見，以求此事之伸，期於兩得其代，而不偏不倚。居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。聖賢豈無所據，而做如斯流和之淪。逢迎脂書，固有氣骨者所不為；或執已是，而謂上台所見皆屬於非。則亦未必百醇而無一疵。上台摘其疵而推其類，顯登白簡。縱使名垂青史，在當境已輸了一籌。何若陽順彼情，陰行我義，有兩美而無兩傷者之為愈乎。說便是這等說，遇著那務名的長官，原可遷就以全人體，沒非然者，彼欲枉法而即隨之枉法，彼欲行私而即因之行私，將來國罰不恕，同任厥咎，豈可為訓，則又不如秉公而開；詭隨者，尤有出頭之地步。即如梅巡道所丈地一節，倘隨眾徇情，揉曲作自，不惟難寬文網，亦且有玷官箴，這卻如何使得？

你道梅道爺下了衙門，為何不悅？因與田撫台辨論江地之事，意見不合，當面就委了教他清丈地，以結數年未結之案。到書房合幕友商量一會，回到上房，鄒夫人問其根底，梅巡道說：「這是朝廷公事，與你們言亦無益。太太替我收拾行李，明日接了委牌，我要過湖踏看江地、恐非一半年所能竣事。不過受些辛片，太太們只管放心。」鄒夫人聽了不懂，無可插言，只說了一聲「是。」梅調鼎在旁接口道：「這件事孩兒聽說江北有個江姓，霸踞各地，交接衙門，已非一日。老爺查辦時亦不可過於頂真，以取眾怨。」梅巡道說：「我自自有主見，汝小子何知國是！」說完，「吃了飯，又到書房與相公們商辦去了。」

果然第二日，田撫院就行了牌來，委梅巡道「親自減裝，確丈近湖南界一帶江地，當作如何升科派認，無得徇私乾咎」等語。梅道爺又上院稟了辭，並見過藩臬兩司。臬司張五錫，與梅巡道同年，因乘便說道：「此事已經數手，皆為江有龍阻撓，不能定案。老年先生亦當就事數陳，不可排眾議以標孤兒。這回田撫軍見委，雖屬器重鴻才，務望善留退步。弟非同科至好，不敢稍獻芻蕘。祈我兄大人酌之。」梅道爺再三謝教。又拜別了同城道府。到第四日，即帶了褚小鬆並得用家人劉升、劉興，伺候的得祿、鬱喜及本衙書役等眾，坐了船，就鳴鑼開船。過洞庭，沿江一帶查丈下來。

嘗考大江形勢，自漣而東，與漢合流。其波瀾洄伏處，多帶泥沙，易致停滯。但其性無常，此岸淤則彼岸刷，往往報升之課不能刪除，而百姓亦冀他日復淤，不肯去根。常借己地之坍，以認彼淤之地。詞訟紛紛，終年不輟。地之漲於湖北者多，漲：廠湖南者少，推而安徽、江蘇以及海門，皆有此地，獲利固深，而受害者亦不淺。更有奇者，大江之中忽見灘影，居民遂報以升課，日積月累，果成灘地，且有綿亘數十里而不止者。此亦天地自然之利矣。

湖南巴陵屬內新淤天補沙，數年前即有巴陵詹定宇、柳自興同數十人連名報升，尚未定科。緣此沙北界近於湖北，向來武昌城內有一木商，已經數世，家資鉅萬，富甲通城。傳到這人，叫做江有龍，甚有機謀，輕財以結勢要。凡郡城有利之業，彼皆圖占。江地凡隸荊門以及武昌各屬者，彼已累世盤踞，幾不留餘。近因新漲天補沙與彼地尾接不遠，遂在督撫司道各衙門使了手脚；強要報升。湖南詹、柳數十家在幾年前見影報課，豈甘退讓，以致結訟，未能定案。每至秋後刈草薪之時，大家聚眾搶打，漸至人命，牽纏不已。課不能定，無從籌催，原被二處轉因以為利，亦不樂斷結。

梅巡道在舟，將一老丞行吏叫丁理原者，喚到艙中，賞坐賜茶，細細問其底裡。丁理原是有能為的人，且此事經手多年，又見本官破格優待，遂即據實直言道：「老爺待書辦如此恩禮，書辦有見，敢不盡言。地約有二種，其一係就岸掛淤，本有糧冊可查，原無難辦。獨其中有首尖尾闊之弊，量到後路，便致地不敷糧。有得地者，即有不得地者。其中情托賄囑，難以縷悉。遂連年結訟，終無了期。其一係江中見影報課，即如現辦天補沙。這項本亦無難丈辦，但其中有首呈報之人，或無坍地，難以雲補。又有坍糧之戶，報課稍遲。彼仗著原有坍項，例應頂補。欲俟沙果能長，始行具報。則一遲一速之間，情賄一行，便可高下其手。此江有龍與詹、柳數十家，所以累訟而未結也。但此案要結，亦無甚難。丈清江有龍坍尾，將沙北一段畫伊為界，其沙南之地，斷給詹、柳諸人，情理允洽，即可定課結案。無如江有龍手眼甚大，彼意不肯兩全，以便聚眾搶奪。且收無課之利，以肥己橐。此意人所共知，因有不可硬斷之勢。每位經手大老，皆為敷衍，查丈總不能清，只此之故。老爺如此待書辦，遂敢直說。尚望老爺毋泄此言。熟籌兩盡之策為要。」

梅道爺聽了此番議論，心中洞然，便道：「難為你了。我回衙門另當青目相待。」便將帶的點心給了兩盒，說：「你去歇歇，我當有話問你。」那書辦謝了賞，拿著盒子，歡喜而出。

不數日到了巴陵地界，縣官差人迎接，隨即親來請安，送下程。梅道爺會過。那船剛到碼頭，即見數百百姓手內拿著呈子，合詞告狀。彼時縣官已經辭去，梅道爺叫人問：「你何事遞狀的？」承差傳下話去，百姓內走出一個人來，年紀五十餘歲，跪下說道：「為天補沙案具控的。」梅道爺叫：「接上他們呈子來。」那知告狀的人多，而呈子卻是一張連名的。只見上寫著：

具稟監生詹定宇、武生柳自興。下列名有五十餘眾，注明皆巴陵人。

為土豪霸產，隔省戕命，懇恩察卷勘丈，以振窮黎事。呈內敘出：

十餘年前，江中見有沙影，當即在縣報明升課，歷有卷據。不意前歲，忽湖北江有龍等在督院衙門報認此沙係伊灘尾接淤，該伊報認。疊經各憲勘丈，尚未定案。累年搶草，釀成人命。生等拖累破家，未蒙昭雪。

似此隔省認地，理法何存！伏祈憲台大人執法鋤強，則愚懦得全身命。等語。被稟：江有龍、白時顯、趙估、滕子義皆江夏人。證據：身等十年前在巴陵縣報升成案

梅道爺看了呈子，吩咐道：「著他們候批去罷。」眾百姓遂即散去。

到了晚鼓，巴陵縣知縣馮國泰稟見，梅道爺請他上船相見。說了會話，梅道爺便提起詹定宇等所遞這張呈子來，便說道：「這天補沙既屬貴治，此案原委，貴縣自必盡知。況江有龍等以江夏之籍，如何隔省來認湖南漲地？本道實所不解。或者別有情節。我看貴縣人甚明白，何妨明以告我。便受將伯之助了。」

誰知這馮知縣新認了江有龍做門生，且受制台寇大人吩咐，要將此沙許歸湖北，並案辦理。因梅道爺來查此地，正要稟明商辦，但不知梅道爺來意。因逡巡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卑職到任未及一年，此案原委尚非熟手，實不深知。然在縣治，卑職曾經親勘。此沙實從北面灘尾接淤，確有形跡可據。大人到彼一看就明白了。」梅巡道說：「如此則詹定宇等何故報升在前，而江有龍反爭控於後呢？再，江有龍等灘尾與此沙相去多遠，貴縣可曾勘過？」馮知縣道：「江有龍灘尾，係武昌、江夏二縣所管，卑職無從指責。但湖北之灘形，相隔約有十六七里江面，而水中沙影起伏，卻像銜接而來的。」梅巡道說：「水中影響，如何做得憑據？此沙既聚於湖南境內，自應湖南百姓報升。江有龍越界來爭，想必別有道理。貴縣愛我，何妨直教？」

梅巡道原因馮知縣措詞似有袒意，假作此言，逆探其情。那知馮知縣卻被梅道爺套住，遂說道：「請屏左右，卑職尚有一言。」梅巡道叫跟班的皆退出去。又說道：「弟看貴縣大有經濟，倘愛我，示以指南。明日回省；另行報德。」馮知縣道：「大人如此下問，卑職敢不敬陳。這江有龍與寇制憲原係世交，當年寇老大人做武昌府時，就合這有龍的父親江聲遠著實相好。寇制憲到任後，外面關防嚴密，若不聞問，其內裡，卻很相照應。即此天補沙，以湖南之淤灘，豈容湖北之人過問？片言可決，而終訟不結者，當事主人皆有所看耳。大人亦當仰體，不可執一而論。卑職淺見，大人裁之。」梅巡道聽了，心裡甚不舒服，外邊全不帶山。轉說道：「此事到彼白見，承受了。」馮知縣還想替江有龍方便幾句，見梅道爺意思淡然，轉不能進言，遂打躬辭出。

梅巡道回後艙，與褚小鬆備細說了，著實動氣。就要揭參馮知縣逢迎豪勢，不顧民瘼，褚小鬆說：「這個如何辦得？馮知縣承問進言，像是一團好意。雖立品稍卑，此亦居官之常態。遽動文洋，轉覺無據。此事斷平行不得。老兒生尚住再思。」梅道爺聽

了，甚是近理，才歇了未辦。次日開船時，將居定宇等呈了批道：「候履勘後，集汛再奪。」掛出牌去，就鳴鑼開船，沿江一帶查去。

行至半途。忽見江北來了一隻船，飛檣而來。將近大船，有四個人手舉呈廣，跪在船頭，口稱：「大人救命！」梅道爺吩咐將他搭住，叫承差問他：「何事喊冤？」他便說道：「是為天補沙搶草打傷人命的。」梅巡道說：「把他呈子接上來。」只見上寫著：

具察候選經歷江有龍、監牛白時顯。列名在下有六人，皆注著「籍隸江夏。」

為朋惡肆橫，攢毆垂斃？懇恩鋤暴，呈中備敘：

以安良儒事，身等灘地尾接新漲天補沙，係身等灘尾續淤，理應身等認報升科，當在制憲衙門報明有案。不意身等認地之後，連年草薪稍好。突有長沙監棍詹定守、武誦柳目興，率眾五六十人，將身等刈草僱工毆傷無限。現在被傷垂斃者二人，經秦維寧、何承光勸散可證。似此恃橫藐法。若不鋤暴，何以安良？望恩上稟。等語。

後開「被稟詹定宇、柳白興，刁；知姓名五六十人。替詹定宇指迫於證：秦維寧、何承光，即勸仗人。」

梅道爺看完，就吩咐將江有龍、白時顯傳上船來問話。梅道爺遂在船頭坐了，將船靠邊拋下錨錠。承差將江有龍二人帶到船頭，梅道爺看江有龍，生得方面大口，三角眼，掃帚眉，相貌便帶險惡。白時顯卻是個平平之輩。

江有龍等見了梅道台，便就打了一躬，方才跪下。梅道爺刀：口問道：「你二人是何縣人？」江有龍道：「皆是江夏籍。」梅道爺又問道：「天補沙是何縣淤灘？」江有龍口中打花兒道：「是巴陵縣新淤。」梅道爺說：「既是巴陵新淤，你倆隔省如何認地？」江有龍道：「灘雖在巴陵境內，身等原糧灘尾卻與此沙相連，係身等舊灘接著新淤的。身等才在督院衙門報認。」梅道爺又說：「你等灘尾與天補沙相隔多遠？」江有龍躊躇未應。白時顯道：「江面約有三十餘里。」江有龍即接口道：「水中形勢實是相接不斷的。」梅道爺又問道：「你等打傷的人，縣裡驗過沒有？」江有龍道：「驗明有案的。」梅道爺說：「既這樣，候本道勘明再辦。你等出去候批，不可遠去。」江有龍答應道：「是。」梅道爺就回艙去。江有龍亦過自家船上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梅道台說話利害，必得打點，這官司方才得贏。」遂與心腹人計議去了。

梅巡道到艙中坐了一回，叫傳丁理原問話。丁書辦遂進艙來，請了安。梅巡道便將要過江勘地，叫他傳地方預備弓箭，以便開船到沙查辦的意思說了一遍。丁理原道：「老爺所辦很是。但江北坍地，係江夏武昌境內，須會湖北吉大老爺同查，方服人心而合政體。老爺如獨自查辦，於例未符。老爺先當移會，再訂期合勘，方可行得。」梅道爺聽了，便叫請褚師老爺來，同議一議。褚小鬆出來，梅巡道將前事述了備細，褚小鬆道：「這移會我們如何私自移得？就移會了，彼也付之漠然。據晚生想來，此事我們當據此二呈，稟明督撫，飭行湖北道憲來沙會勘，則彼奉上行，我們再加移會訂期，則有詞了。未知老先生以為何如？」梅道爺說：「此論甚好。就如此辦。」叫丁書辦退出艙去。褚小鬆就將兩張呈子摘出事由，稟中申說：「若非過江勘定，江有龍灘尾是否銜接新淤，則此軒彼輕，終無以服兩造之心，而成信撤。但灘尾係坐落江夏境內，不同湖北巡道履勘丈，礙難辦理。為此，稟請憲示，轉飭來沙會勘，實為公便。除稟明撫憲外，仰候憲鑒。」云云。一稟湖北制台、撫院，一稟湖南撫院，並備由移知兩省藩臬。發稟後，將船仍回巴陵候信。

誰知這稟湖南撫院的，遲了二十餘日方批回道：「如稟，飭行，仍候督部堂批示」。檄湖北兩處稟帖，將及封印，方始批轉，制台批道：「如稟，飭遵該道，須秉公勘丈，毋任袒徇，未便。仍候撫部院批示。此檄。」這個批頭，有許多不快活的意思在內。再看湖北撫院批道：「據稟，候飭行會勘，仍候督部堂批示檄。」梅巡道接了回批，便據批移會吉巡道去了。

直至開了印，到二月半間方有知會回來，內雲：「舊歲江漲，武昌一帶地方新蒙展賑，現有經手查辦事件，俟稍緩，另行定期來沙，以便會勘。」等語。梅巡道無如何，只得靜候。

三月半後，又催行了一角移文，遲到五月初方又接到回移，說：「江夏現獲鄰省巨盜，奉委會審，實難分身。況此刻江水甚漲，沙地多有浸沒，勢不能勘。須俟秋後，再行訂期。此事已稟明督撫二憲，合行移知。」等語。紙上空談，即已耽延一載。

原來吉巡道不激不隨，大有深意。要等江有龍打通關節，方來會勘。梅巡道接了此移後，不兩日，湖北制台寇即有牌行下來。不過吉巡道所言「秋後江水稍退，再行勘辦」的意思。

原來梅道爺在巴陵閒住半載，江有龍著人累次來通關節。初次叫丁理原進說，被劉升辭了出去。遂托巴陵門上楊應箕與劉升備細來說：「江有龍係武昌望族，因慕大人聲望，願托身字下，以光閭裡。至沙地事，仍聽大人公斷，卻不為此。倘蒙收祿，備下白米千石，聊為贄敬。先送門儀四十金，倘憲邀允，並備隨封一數。」將這些話來慫恿劉升。誰知劉升深曉得梅巡道潔介自愛，難以利動，又不便直言謝去。遂婉言道：「敝上人處，弟等從未經手這樣事。但承雅意諄諄，容緩一言可否，再行覆命。」楊應箕說：「很好。弟再討教就是了。」遂辭而去。

到晚飯後，劉升便將此事稟了梅巡道。當下梅巡道便厲聲問道：「你可收了他們禮嗎？」劉升道：「小的如何敢收他的？當面就退還了去。」梅道爺說：「這還罷了。此事你也不必給他回信，我自另有主意。」劉升退出艙去。梅道爺便請褚小鬆來商議說：「吉巡道不肯過江，顯係受囑無疑。我意將他受賄情節通稟，先辦了江有龍，再行勘地。先生以為何如？」褚小鬆因見江有龍係寇制台世誼，此事一辦，寇制台必然袒護，便有許多不便。如將此意直言，又恐激怒東家，轉要任性強做。遂設了法，款款說道：

「老先生這事不必過激。此時江水甚漲，地難查勘。何不就寇制台來牌稟知湖南田撫，我們暫且回省，將此情節面稟撫軍，再動文詳亦未為晚。」梅巡道見事多掣肘，亦有此意，便就允了。說道：「先生所見甚是。就這麼辦罷。」褚小鬆做了稟帖，稟請院示。又寫一封親切書信，托張臬司就中照應。兩角文書一同發了。

田撫院接了稟帖。冷笑一笑就要留中不批。全虧了張臬司再四開說。才批個「孤稟已悉檄、梅巡道直到七月初接了回批，才起努。

回到長沙。見丁哀院，銷過差，教撫院微諷了數語，心內著實動氣。又因話不相投，未便將江有龍行賄事驟然說出，只得隱忍下來。秋後據實詳辦。就了「這官不做無甚要緊」的想頭，卻又不肯露出，恐惹人笑。謝了張臬司，回到署內，闔家相見甚喜。倒吃了兩日家宴。文赴了寅好們的幾席酒。這時已交九月初丁。忽然吉巡道義來了一角「訂期赴沙會勘」的移文，梅巡道亦付之不理。總俟冬初水退，自行束裝勘辦，便隨便回了移知。約於十月望前到沙。咨覆去了。